



CMF

China Macroeconomy Forum

中國宏觀經濟論壇

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7期）

近昔与未来：美国总统竞选期间与之后的 美国对华态势

主办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

2020年11月

进昔与未来：美国总统竞选期间与其后的
美国对华态势
——CMF 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第 17 期）



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 第17期

近昔与未来：总统竞选期间与其后的美国对华态势

主办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承办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



近昔与未来：总统竞选期间与其后的美国对华态势

报告人：时殷弘
2020年11月11日

目 录

- 一、美国对华态势与总统竞选：大致无关与密切相关**
- 二、短期预计：从大选结束至入主白宫**
- 三、未来展望：新任总统与对华态势**
- 四、中美关系趋势颇大程度上可由中国影响或塑造**

内容提要

- 特朗普在应对新冠大流疫上严重渎职、严重低效甚而失能，因而借狂野抨击中国和施行超强硬对华政策去帮助争取摆脱政治困境以竞选连任。然而自大流疫侵袭美国以来，特朗普及其行政当局在**战略/军事阵线、政治/意识形态阵线**和**扩展着的有选择的脱钩方面**的对华态势和行为大致与总统竞选无关，突出地表现美国政府乃至在野势力对华凶狠的强劲和大致经久的结构性动能。至于与总统竞选紧密或较紧密相关的，则主要是**（1）特朗普政府在对华经贸阵线上的行为方式，（2）特朗普个人从4月底往后的对华歇斯底里。**
- 美国大选过后特朗普还要在白宫继续执政两个半月。其间，他的政府几乎必定会加剧或至少维持对华超鹰派方针。展望未来，从中国的视野看，就中美关系缓解或稳定而言，拜登当选美国总统有六项裨益和七项弊端。
- 中美两国目前各自的态势决定没有可能显著缓解对抗或竞斗。中国需要采取主动，以避免中美军事冲突为根本共同利益、起码“公约数”和统领性议题，争取美国新一届政府在登台后迟早与中国从事讲求实际、足够聚焦和有具体重要提议的对话或谈判。就中国而言，根本的是须：**（1）坚决、足够和较持久地实施战略/军事调整，以此作为基本谈判条件，谋求减抑中美各自战略前沿碰撞的危险，促成新的战略稳定；（2）在一段时期里，总的来说不整美英以外的其余发达国家和任何发展中大国，以利战略集中，减少一二线对手。**

一、美国对华态势与总统竞选：大致无关与密切相关



- 美国大致从2020年3月往后遭新冠肺炎大流疫猛袭和重创，甚至被其压倒，而大流疫决定乾坤。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竞选愈演愈烈，而其中心问题是彼此紧密相联的应对空前流疫与应对空前衰退。中国问题虽然不是竞选的中心问题，但尤其对在前一大中心问题上严重渎职、严重低效甚而失能的特朗普来说，却是经“甩锅”而争取摆脱大困境以竞选连任的一种必需。
- 然而应当强调，自大流疫猛袭美国以来，特朗普及其行政当局至少在战略/军事阵线上的对华态势和行为大致与总统竞选无关，突出地表现了美国政府甚而朝野对华凶狠之强劲和大致经久的结构性动能。

一、美国对华态势与总统竞选：大致无关与密切相关

- **战略/军事阵线上，形势复杂，自相矛盾**
- 一方面，美国的以下活动多半由于大流感的侵袭而在悄悄地减少、放缓甚或暂停：强化在东海及其外针对预想的中国未来可能挑战的美日联合军事行动；建设与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印太四国战略联盟；推进美国战略武力的全面的技术更新和升级。
- 然而另一方面，3月25日、5月13日、6月4日、8月18日和8月30日，美国导弹驱逐舰穿经台湾海峡；3月27日订立严重升级美国对台外交支持的所谓“台北法”；美国海军运输机6月9日极罕见地招摇飞越台湾岛上空；8月4日，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部长阿历克斯·阿扎尔宣布作为贯彻2018年所立“台湾旅行法”的行动率团访问台湾，是为1979年美中建交以来访台的最高级别美国官员和唯一的内阁部长，继而负责经济成长、能源和环境的副国务卿基思·克拉奇9月17日访问台湾，名义为参加告别李登辉活动；8月23日，美国在台协会会长首次站在蔡英文“总统”身边，在金门参加1958年该岛遭炮击纪念仪式；8月31日，美国政府宣布发动与台湾的新的经济对话（估计旨在达成美台自由贸易协定），并且解密1982年里根总统对台六项安全保证和宣布继续信守之。继2019年8月美台完成美国对台出售66架F-16v先进战机（总价80亿美元）的协议后，特朗普行政当局在2020年10月上旬启动对台出售MQ-9先进无人机和哈尔彭（Harpoon）海岸防卫反舰和对地导弹系统的法律程序，总价估计50亿美元，且在10月21日宣布批准对台出售18亿美元的“响应增强型防区外对地攻击导弹”（SLAM-ER）等武器系统，在10月26日宣布批准对台出售总价23.7亿美元的100套哈尔彭海岸防卫反舰和对地导弹系统。

一、美国对华态势与总统竞选：大致无关与密切相关



- **围绕南海问题**，美国海军3月25日在临近菲律宾的南海海域进行大张旗鼓的导弹实弹发射；美国海军战舰3月至5月三个月内四次在南海进行挑战中国主权声索的“航海自由行动”，然后7月14日、8月27日和10月9日又进行三次；美国军机在南海上空的飞行（包括抵近中国大陆和海南岛的那些）大为增进，据中国外长8月间对新华社称2020年上半年达2000架次；近三年来首回，美国三大核动力航空母舰由大量巡洋舰、驱逐舰和各色军机陪伴，6月间同时巡航印太洋域，其中两艘核动力航母率其各自的打击群驶入南海作大规模演习。所有这些构成美国战略存在和战略活动的显著增进。更昭示美国长期战略动向的是，7月8日得到报道的五角大楼新的战略评估报告将中国规定为美国头号军事威胁，危险性超过俄罗斯。

一、美国对华态势与总统竞选：大致无关与密切相关



- 政治/意识形态阵线上的猖獗态势和凶猛行为大致也与特朗普的总统竞选需要没有多大关系，尽管在香港国家安全法立法发动以前，抨击中国对新冠肺炎疫情“隐瞒”和“造假”构成美国政府反华意识形态运动的中心，并且被频繁和赤裸裸地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的基本性质和基本制度联结起来。在对华政治/意识形态阵线上，特朗普政府自新冠大流疫爆发往后继续遏阻和推回中国国家在美国的“软权势”投射，特别是在3月初将中国驻美官方新闻机构定作“外国使命团”，驱逐其160名新闻工作者中间的60名；三个多月后，又有四家中国驻美官方媒体机构被定为“外国使命团”；8月13日，在美孔子学院被美国国务院定为从事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的“外国使命团”；10月21日，美国国务院又将六家中国官方在美媒体机构定为“外国使命团”。

一、美国对华态势与总统竞选：大致无关与密切相关

- 6月24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赖恩演讲，将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共产党的抨击升级到最高峰。他强调中共正在谋求超出中国国界的意识形态控制，强调特朗普任总统以前几十年美国朝野劝诱中国温和化、自由化的努力自食恶果。7月14日，就中国对外行为的根源为奥布赖恩演讲作注，也为前一天就南海宣布的“蓬佩奥主义”敲鼓，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史迪威演讲，说“中国共产党的新帝国行为方式”出自民族主义和马列主义。7月23日，国务卿蓬佩奥在尼克松图书馆演讲，构成特朗普政府全面猛烈抨击中国共产党、中国基本体制和对外政策体系的新高潮，也构成逆转美国数十年来对华政策根本特性的最正式宣告。

一、美国对华态势与总统竞选：大致无关与密切相关

- 甚至扩展着的有选择的脱钩也与总统竞选大体无关，用前面的话说突出地表现美国政府甚而朝野对华凶狠的强劲和大致经久的结构性动能。就此特别要强调，从2019年5月15日特朗普打击华为的行政命令开始，攻击奉行所谓极权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通过国家安全法、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理由全面彻底地控制中国社会（包括中国所有企业、科研机构 and 大学）、并且渗透/颠覆西方发达国家（包括西方高技术领域、科研教育和新闻领域、乃至西方国家国内政治进程和社会舆论）就开始成为全面攻击中国政治/社会体制和对外活动的一个经久不息的重心，特别在全球大流疫爆发以后更是如此。这类攻击的政策结论，就是尽可能加剧对华扩展着的有选择的脱钩，以便保护美国国家安全、社会安全和技术优势。联邦调查局局长雷伊7月7日的长篇演说就是这类运动的高峰。美国当前政府内外主流势力愿意承受美国经济因这类脱钩而遭的巨大损失，去阻绝中国获得战略优势和意识形态影响优势。在大流疫的强烈影响下，中美之间扩展着的有选择的脱钩更迅速地加剧，同时正在被蓄意地迅速扩展和减少选择性。中美两国间渐行渐远构成难以逆转的历史趋势。



一、美国对华态势与总统竞选：大致无关与密切相关

与总统竞选紧密或较紧密相关的主要是（1）特朗普政府在对华经贸阵线上的行为方式，（2）特朗普个人从4月底往后的对华歇斯底里。

- **对华经贸阵线上**，特朗普政府的局部收缩少有怀疑。虽然特朗普依然扬言要依据第一阶段中美贸易协议巨增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的对华输出，但他及其幕僚显然准备事实上接受中国无法如数履行购买承诺的现实，并且将第一阶段中美贸易协议用作有助于他竞选连任的一张牌。当然，他也不会同意中美两国依据新形势重新谈判，以致将一项对华输出大为减少但比较符合实际的新协议展示给美国选民，因为这会非同小可地损伤他的竞选利益。因此，关于第一阶段中美贸易协议的大部分事情将继续是一摊“不了了之”的局面，尽管近月来中国近乎全面巨量急增各类美国农产品采购，给美国的经贸阵线局部收缩打了颇大的折扣，以致美国贸易代表处和农业部10月24日宣布中国已完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年内农产品购买承诺的71%。
- **特朗普个人从4月底往后的对华歇斯底里**。4月27日，特朗普在白宫记者招待会上非常险恶地宣称，美国正进行“认真的调查”，“我们在谈（中国赔偿）更多钱……我们尚未确定最终数目。它非常巨大。”这构成一个转折点。面对当时美国国内对他在大流疫中玩忽职守、应对低效的更强烈的指责，面对当时刚出现和显著增长着的输掉11月总统选举的可能性，他有更紧迫的肮脏政治需要将中国当作替罪羊，并且怀抱他加剧了的对华愤懑。

二、短期预计：从大选结束至入主白宫

- 美国大选是个重大的政治关节点，但必须记住大选过后特朗普还要在白宫继续执政两个半月。其间，**特朗普政府几乎必定会加剧或至少维持对华超鹰派方针**，而可明确地预料的重点为：
 - 就香港、新疆以至南海等问题加剧对华法律制裁；就所谓中国对美间谍和渗透/颠覆活动加剧“执法”行动；继续或加剧排斥中国高技术企业的在美营业，同时继续说服和施压德国等国跟进美国整死华为5G开发以及中国其他某些高技术发展；在南海继续以高频度和高强度从事否定中国主权声索和海洋权益声索的“航海自由行动”，并且可能如双航母打击群7月间两度大规模演习相似，在南海展示大规模先进武力震慑中国；继续抨击中国共产党、中国基本体制和对外政策体系。
 - 富有预示性，与11月7日拜登正式赢得总统选举同时，国务卿蓬佩奥宣布将“东突伊斯兰运动”移出它在2004年被列入的恐怖主义组织名单，而其宣布的理由公然针对中国政府在新疆地区的政策体系的基本依据，称没有可信的证据证明该组织在过去十多年里依然存在。

三、未来展望：新任总统与对华态势

□ 拜登当选美国总统从中国观点看何利何弊？

从中国观点看，或曰从较缓解、较稳定的中美关系的观点看，拜登当选美国总统有如下裨益：

- 有一种很可能不同于特朗普政府自2020年6月以来反复宣告的对华根本目标，即颠覆和取消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而是迫使中国退回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较宽松的中央集权体制；
- 与特朗普相比，拜登/哈里斯远不那么狂野、粗俗和行为易变，因而可望给美国对华政策和策略带来较多的可预料性和相应的稳定性；
- 更担忧与中国重大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 更注意美中之间的较高层外交沟通和对话，或曰逆转两国间事实上几个月来的外交“脱钩”；
- 反对对华关税战，认为它过大地损害美国商界和美国消费者；
- 与中国相似，在原则上立意于全球治理和全球多边主义，虽然在实践中也与中国相似，远不如欧洲在这方面意欲和努力的。

三、未来展望：新任总统与对华态势

□ 然而，也从中国观点看，或曰也从较缓解、较稳定的中美关系的观点看，拜登当选美国总统有如下弊端：

- 在台湾、香港、新疆、南海、西藏、中国宗教状况和人权状况等重大问题上，拜登/哈里斯行政当局不会与特朗普行政当局相比有重大区别，甚或在其中有些重大问题上有过之而无不及；
- 对华高技术“脱钩”，连同针对中国被指控的在美颠覆/渗透/情报活动的“执法行动”，将以相似的烈度继续下去；
- 在相当大程度上修补美国在欧洲和东亚太平洋的同盟关系，从而主导或促成一个西方较全面的反华“统一战线”；
- 拜登/哈里斯属民主党中派（民主党现无右派），依赖民主党左派的必不可少的支持去竞选，去执政，因而不能不在不同程度上“绥靖”该派势力关于中国的要求，在根本目标、美中外交沟通和对话以及全球治理和全球多边主义等方面，而在这些方面民主党左派可谓与共和党民粹派类似；
- 不能不在颇大程度上“绥靖”“白人草根”或特朗普的选民基础，如果民主党政府要在较显著的程度上“治愈”一个由特朗普留下的严重分裂的美国的的话；
- 有法律责任继续贯彻种种对华法律制裁，那是已经由特朗普和美国国会两党缔造的。

三、未来展望：新任总统与对华态势

□ 此外，在预计拜登行政当局可能的对华政策时，还必须强调：

- 为规避几乎无法“化方为圆”的众多巨大政治/社会纠结，拜登在竞选中的基本战略是主要攻击特朗普侵害美国民主制，却不提出一套有起码清晰和系统程度的政策纲领，而特别鉴于四项缘由（美国内部的严重分裂、本小节指出的上述第四和第五条、国会参议院仍由共和党人占多数和众议院内的民主党多数显著缩减、美国新冠大流疫与经济衰退皆空前严重），这样的政策纲领很可能经久缺位，而所有这些大概势将延宕拜登行政当局对华政策体系地浮现，无论是对较缓解、较稳定的中美关系而言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 美国对华行为假设

» 就美国对华行为而言，总统选举的假设结果与真实结果将有的区别

假设特朗普行政当局

- 将加剧中美之间在西太平洋西部军事对抗甚或有限冲突的危险
- 将为巨增美国对华出口而更蛮横地挤榨中国，同时维持甚或增加对中国对美出口征收的高关税
- 将就香港、新疆、南海甚至西藏等问题对中国施加更多的法律制裁
- 将进一步强化针对所称的中国在美颠覆、渗透和情报活动的“执法行动”
- 将加剧高技术对华“脱钩”
- 将持续中美之间几乎全不存在原则上的、关于全球治理和全球多边主义的合作这空前局面
- 将对华从事几乎全系列的更激烈的军备竞争

预计拜登行政当局

- 迟早将就第一阶段中美贸易协议重新谈判：减少施加于中国的、过分巨大的美国对华出口量，使之多少符合中国的真实需求和真实履约能力；实质性地减少对中国对美出口施加的高关税征收的出口量和税率；
- 很可能会发动主要旨在中国经济“结构性变更”的第二阶段中美贸易谈判，那是特朗普政府在4月往后反复表示意欲实际上放弃的；
- 将有中美之间较高级别和较早的外交对话甚或谈判，旨在部分缓解中美之间的高度紧张；
- 中美之间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将大为降低，因为在民主党执政的美国方面，对华态势将较少黷武性，而且将有旨在危机防止和危机管控的更多沟通；不仅如此，如果中国能在已有的战略军力“井喷式腾升”之后，放慢战略军力建设的高速度，那么美国对华军备竞争很可能得到缓解；
- 逐步恢复原则上或辞语上的中美合作，就气候变化、民用网络安全、反恐和抗击新冠肺炎大流疫等问题，虽然在具体的实践中具体的结果将颇为有限。

四、中美关系趋势很大程度上可由中国影响或塑造

应当肯定，美国大选后的中美关系趋势很大程度上可由中国影响或塑造，因而中国方面的战略和政策与其适当的调整至关重要。

➤ 与彼此武力威慑升级、军事反应升级相伴，中美两国目前各自从完全相反的立场和“道德高地”出发强烈谴责对方，只要求对方做整系列甚或全系列根本让步，特别是特朗普政府已宣布其目标是颠覆和消除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执政地位，这就全无可能甚至仅在一两个重大问题上显著缓解中美对抗或竞斗，更谈不上中美关系的总体稳定和逆转当前局面更为恶化的趋势。



➤ 应当争取停止这种状况，由中国采取主动，以避免中美大规模军事冲突为根本共同利益、起码“公约数”和统领性议题，从事讲求实际、足够聚焦和有具体重要提议的对话或谈判，并将大致一切可能的较小或微小的彼此妥协当作分支性努力，服务于维持这根本的共同利益。

四、中美关系趋势颇大程度上可由中国影响或塑造

- 就中国而言，根本的是须：
 - (1) 坚决、足够和较持久地实施战略/军事收缩，在南海、台湾和军备竞争方面，以此作为较经久地摆在桌面上的、促使美国新一届政府迟早相应地收缩的基本谈判条件，谋求减抑中美各自战略前沿碰撞的危险，促成中美之间新的战略稳定，并且争取分化美国政界的对华态度，争取国际社会其他尽可能多的国家的较多理解和同情；
 - (2) 总的来说，一段时期里坚决不整美英以外的其余发达国家和任何发展中大国，对其反华斥华行为一般需坚毅地忍耐，以利目前时期里特别重要的战略集中，减少一二线对手，争取较多的中立者和同情者，特别是经足够和及时的彼此妥协和具体安排，切实地维持和发展与欧盟、东盟及韩国的合作互利关系。

谢谢！



CMF
China Macroeconomy Forum
中國宏觀經濟論壇



近昔与未来：拜登当选后的美国对华态势最新研判

昨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 CMF 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 17 期)于线上举行。百度 APP、凤凰网财经、财经杂志、中国网等多家媒体平台线上直播，同时在线观看人数近 125 万人次。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刘凤良主持，聚焦“近昔与未来：美国总统竞选期间与之后的美国对华态势”，经济学界及中美关系学界知名专家时殷弘、王逸舟、胡伟星、朱锋、陈定定联合解析。

论坛第一单元，中国人民大学 A 岗杰出学者（特聘教授）、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教授代表论坛发布 CMF 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

报告就以下四部分内容展开：

- 一、 美国对华态势与总统竞选：大致无关与密切相关；
- 二、 短期预计：从大选结束至入主白宫；
- 三、 未来展望：新任总统与对华态势；
- 四、 中美关系趋势颇大程度上可由中国影响或塑造；

报告认为，美国大选过后特朗普还要在白宫继续执政两个半月，其间，特朗普政府几乎必定会加剧或至少维持对华超鹰派方针，而可明确地预料的重点为：就香港、新疆以至南海等问题加剧对华法律制裁；就所谓中国对美间谍和渗透/颠覆活动加剧“执法”行动；继续或加剧排斥中国高技术企业的在美营业，同时继续说服和施压德国等国跟进美国整死华为 5G 开发以及中国其他某些高技术发展；在南海继续以高频度和高强度从事否定中国主权声索和海洋权益声索的“航海自由行动”，并且可能如双航母打击群 7 月间两度大规模演习相似，在南海展示大规模先进武力震慑中国；继续抨击中国共产党、中国基本体制和对外政策体系。

其次，报告对未来进行了展望，从中国的视野看，就中美关系缓解或稳定而言，拜登当选美国总统有六项裨益和七项弊端。其中，六项裨益分别是：

- 1、 颠覆和取消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而是迫使中国退回中国共产党执政得较宽松的中央集权体制；

2、拜登/哈里斯远不那么狂野、粗俗和行为易变，因而可望给美国对华政策和策略带来较多的可预料性和相应的稳定性；

3、更担忧与中国重大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4、更注意美中之间的较高层外交沟通和对话，或曰逆转两国间事实上几个月来的外交“脱钩”；

5、反对对华关税战，认为它过大地损害美国商界和美国消费者；

6、在原则上立意于全球治理和全球多边主义。

然而，也从中国观点看，或曰也从较缓解、较稳定的中美关系的观点看，拜登当选美国总统有如下弊端：

在台湾、香港、新疆、南海、西藏、中国宗教状况和人权状况等重大问题上，拜登/哈里斯行政当局不会与特朗普行政当局相比有重大区别，甚或在其中有些重大问题上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华高技术“脱钩”，连同针对中国被指控的在美颠覆/渗透/情报活动的“执法行动”，将以相似的烈度继续下去；

在相当大程度上修补美国在欧洲和东亚太平洋的同盟关系，从而主导或促成一个西方较全面的反华“统一战线”；

拜登/哈里斯属民主党中派（民主党现无右派），依赖民主党左派的必不可少的支持去竞选，去执政，因而不能不在不同程度上“绥靖”该派势力关于中国的要求，在根本目标、美中外交沟通和对话以及原则上立意于全球治理和全球多边主义等方面，而在这些方面民主党左派可谓与共和党民粹派类似；

不能不在颇大程度上“绥靖”“白人草根”或特朗普的选民基础，如果民主党政府要在较显著的程度上“治愈”一个由特朗普留下的严重分裂的美国的话；

有法律责任继续贯彻种种对华法律制裁，那是已经由特朗普和美国国会两党缔造的。

此外，报告还对特朗普新一届行政当局与拜登行政当局进行了比较分析。

最后，报告认为美国大选后的中美关系趋势颇大程度上可由中国影响或塑造，因而中国方面的战略和政策与其适当的调整至关重要。就中国而言，根本的是须：（1）坚决、足够和较持久地实施战略/军事收缩，在南海、台湾和军备竞争方面，以此作为较经久地摆在桌面上的、促使美国新一届政府迟早相应地收缩的基本谈判条件，谋求减抑中美

各自战略前沿碰撞的危险，促成中美之间新的战略稳定，并且争取分化美国政界的对华态度，争取国际社会其他尽可能多的国家的较多理解和同情；（2）总的来说，一段时期里坚决不整美英以外的其余发达国家和任何发展中大国，对其反华斥华行为一般需坚毅地忍耐，以利目前时期里特别重要的战略集中，减少一二线对手，争取较多的中立者和同情者，特别是足够和及时的彼此妥协和具体安排，切实地维持和发展与欧盟、东盟及韩国的合作互利关系。

论坛第二单元，与会嘉宾发表了精彩演讲。

首先，与会嘉宾对特朗普在剩下两个半月的执政期内存在何种风险、中国的战略机遇以及拜登上台之后是否会延续特朗普的政策展开了讨论。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博雅特聘教授王逸舟认为，首先，特朗普的“遗产”或者很多人叫“特朗普主义”，确实代表了一种强烈的民粹主义，代表了美国对自身相对衰落的深刻担忧。由此折射出的美国对自身衰落的焦虑仍会长期存在。此外，特朗普执政后期很多疯狂行为，背后反映了一种美国社会的新攻势，已然成为美国共识，“中国威胁”“中国挑战”“中国全方位竞争”是美国新政权无法绕开的主题。

其次，拜登团队上台以后会有四大关注点：疫情应对、经济问题、种族、多边议题。全球政治戏剧舞台上会开始出现新一轮的博弈，并具有以下特点：1、美式多边主义会满血复活，美国会在他的新总统领导下对盟友体系做重大修补。2、美国民主党人新总统会对大国关系重新审视，特别是主要大国的战略对竞争关系会有再审视过程。3、俄美关系、中美关系、欧美关系这三组关系会在拜登的外交新格局中间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4、对世界格局的影响，会带来新一轮的博弈。

最后，中国外交对国内整体环境也会产生影响。短期来看，国内各部门有理由做出主动性的努力。从中长期来看，美国现在已经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我们要对这一点有清醒的认识。当然最大的挑战还是在“中国制造 2025”，美国人认为这是对美实行的战略性压制。所以未来中国仍要做好审视，自身做减法适当收缩战略，朋友做加法，减少可能的对手，避免战略透支。同时，中国在国际上的这三种承诺非常重要，即不打冷战、承诺多边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者。

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胡伟星认为，关于拜登上台之后的对华政策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拜登的政治团队是值得关注的一点。由于特朗普的政治团队中缺少懂

中国问题的专家，所以在其执政后期出现了一些比较疯狂的做法，和美国传统的外交基调不符。因此，拜登政治团队的构成值得注意。第二，拜登上台之后，中美战略竞争格局不会改变，因为美国在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上是高度一致的。但是对华政策的风格、重点关注领域等会发生重大变化，这也会为两国关系带来一定影响。第三，中美两国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在增加，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意识形态方面是有区别的，共和党特朗普时期的意识形态因素是传统的美国社会政治基础的大杂烩，而民主党的意识形态是代表知识分子自由主义的。但是双方在人权问题，民主、选举以及香港问题，新疆问题等问题上仍会保持一致，甚至拜登政府还会加压。第四，中美竞争格局不变，但是竞争核心尚未明确。

就拜登而言，第一，拜登会对特朗普的鹰派政策重新审视。第二，中美经济关系以及两国的经济结构问题并非是通过关税就能解决的。拜登政府会在高科技等方面继续对中国施压、封锁，但在具体问题上不见得和特朗普一致。第三，拜登将会在国内达成共识，即与中国竞争一定要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第四，美国民主党建制派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回到奥巴马、克林顿这些老路子，要当世界领袖。从这个角度看，特朗普推行的全面冷战和脱钩会向拜登政府的重点领域有选择的竞争转化。这不是一个关税政策就能够解决的，也不是通过调整关税就能把两国的经济结构问题给解决掉的。

南京大学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朱锋认为，中美关系仍将处在复杂、动荡和不确定的时期。从蓬佩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的发言来看，特朗普政府的中国政策仍未终结，会继续利用到明年1月20日权力过渡期，在对华政治上继续制造“黑天鹅”，甚至不惜代价进一步地炮制所谓的“灰犀牛事件”。就中美关系走向而言，仍需要关注以下几点：第一，特朗普执政四年就已经对中美关系造成了巨大伤害，同时颠覆了美国传统的对华政策。未来拜登执政期中美关系如何发展难有定数。第二，特朗普执政期始终在讲“中国偷了美国的技术，抢了美国的饭碗，钻了美国的空子，占了美国的便宜”。这种颠覆性的政治话语已然在美国政界达成共识。基于以上几点，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特朗普反华遗产仍将延续，美国国内越是混乱对华政策就会越强硬，美国已经锁定中国成为21世纪美国全球霸权领袖地位作用的最重要的挑战者。

拜登的外交政策会从特朗普情绪化的对华打压，贸易霸凌主义，单边主义，甚至某种程度的新孤立主义完全抽身。拜登会进一步推进美国国际形象，国际领导力，实际背

后的核心是美国国内政治和经济的需要和美国全球角色之间要保持平衡。但是拜登的中国政策同样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脆弱的地方。第一，拜登的对华政策不会全盘的“去特朗普化”。第二，拜登的中国政策面临美国政治社会左中右一致的困境，希望对华强硬是主流态势。第三，在科技战、贸易战会不会终结的问题上，我认为这个可能性恐怕也不大。我的看法是，对中美关系永远不要失去理想。一方面，中国坚决不接受新冷战，另一方面，要抓住拜登上台的平台期。首先，要足够的冷静和沉着。拜登政府至少在坚持“一个中国”政策问题上比特朗普政府要冷静，要务实。所以，台海问题最重要的是，中美要有共同的责任和决心来共同管控。其次，中国要完成在科技创新和制造业中，从中低端到中高端的跨越。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海国图智研究院院长陈定定指出，第一，从全球宏观政治经济态势发展和美国国内发展修复的状况而言，今年、明年甚至后年，都是整个全球经济困难期、恢复期，这三年实际上是结构性调整。新总统在第一年一定是收拾上一任留下的烂摊子，布局团队，然后才是推出自己的政策，这对中国来说是较为有利的。第二，拜登团队的对华渠道相对通畅，比较有经验，因此制定的对华政策不会非常激进。第三，中国仍要关注具体的政策领域和周边国家的反应。要跳开中美关系，从更多的第三方看待这种影响。总的来说，拜登政府上台还是个好消息，至少我们不用担心短时间内中美关系急剧下滑到悬崖的局面。

随后，与会嘉宾对拜登政府采取多边主义，修复同盟体系的政策主张会对中国产生何种影响展开了讨论。

王逸舟认为，特朗普和拜登团队的区别在于经贸领域，拜登新政府更多的是讲规则。中国需要认真做好准备，以规则来和美国对打、对谈。在高科技领域，在敏感技术领域，美国会对中国进行更多地约束和打压。美国的封锁打压可能会形成新的两国经贸谈判的焦点。

胡伟星认为，拜登政府是民主党的建制派，比较注重国际规则和美国世界领导地位，他们会对特朗普的政策重新做解释。特朗普的经济鹰派政策逻辑实际上就是重商主义。民主党更在乎长远的利益，和中国竞争的实质是高科技和创新能力，它会代表东西海岸科技公司的利益，甚至会代表华尔街的利益。因此，拜登政府施压的手段和重点领域会有些不同。

时殷弘认为，从美国国内政治来看，拜登行政当局必须一定程度上迁就和“绥靖”民主党左派、激进派，同时又一定程度上迁就“绥靖”共和党民粹派、白人草根。从某种意义上讲，特朗普的一些政策反而是好应付的。拜登执政后，对华政策会更加弹性。但是在目前中国的政治安排和政治机能下，中国能否在对外政策、对美政策上变得更加弹性，这很难说。

朱锋认为，人才、资本的流动面临着一堵高墙。特朗普对华政策遗产不仅仅是在涉台、涉南海、贸易战、科技战上做文章，而是美国以国家安全名义，将经济关系变为美国所定义的国家安全关系上。因此，未来我们已经回不到奥巴马时代的中美关系。但未来我们要有信心，拜登时代的中美关系肯定比特朗普时代的中美关系会更好。在科技、贸易、技术和社会人文交流领域，如何重新形成一种活跃的气氛，恰恰是未来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要点。

陈定定认为，回不到过去并非是坏事，未来是由自己创造的。中国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要在科技创新方面做得更好，要加大基础教育投入，要改善国内市场营销环境，要把内循环做好。国内政治一定要做好，怎么样形成良治、善治、去垄断，这是激发国内活力和竞争力最主要的，而不在于中美关系。

王逸舟：拜登当选对中国来说是个机会，全球政治舞台将会出现新一轮博弈

王逸舟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博雅特聘教授

以下观点整理自王逸舟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7期）上的发言

今天这个会议很及时，很重要。我从国际关系、世界整体格局、目前出现的一些新情况以及中国外交在这种全球变化中如何去适应，结合美国政局的这次重大变化，谈几点看法。

一、特朗普的“遗产”或“特朗普主义”

我们在看到美国新的总统拜登推行政策之前，首先应该区分一下，特朗普这几年有很多疯狂的行为，但他留下了两个重要的遗产，或者把其称为特朗普主义。

第一，它折射出美国不断加剧又难以解决的内部撕裂，同时表达出美国内部各方面对自身相对衰落的深刻担忧。特朗普很多政策是用一种扭曲的方式折射出美国社会、美国整体国家对相对衰落的焦虑，不管他采取什么做法，这种“特朗普主义”就是对美国自身衰落的担忧，由此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挽救尝试，并且还会长久地存在。

第二，“特朗普主义”比以往任何时候对中国的打压都更加蛮不讲理，但背后其实反映了一种美国社会的新共识，即中国作为一种全方位的新兴竞争者正在崛起，构成对美国世纪霸主地位的严重挑战。特朗普执政后期看似疯狂的行为，表达了美国两党、美国国会、美国社会一种新共识，就是“中国是个大问题了”，未来这种“大问题”意识或者“中国威胁”“中国挑战”“全方位竞争”的概念，会成为美国新政权承继的一个主题。

我个人最感兴趣的是这两大遗产，他对美国自身衰落的焦虑，比以往任何美国总统更加凸显美国的撕裂；把中国作为对手，作为挑战者，在美国已经在相当大程度上形成了共识。

二、关于新的总统

新的总统不出意外的话是民主党人拜登，现在拜登团队以及它整个竞选过程都反复强调，上台以后会有四大关注。首先是疫情应对；第二是美国的经济问题，尤其在疫情冲击下，美国现在经济状态不好，很多问题持续地加剧；第三是种族问题，民主党人对此一向比较重视，但今天的重视恐怕同以前克林顿时代、奥巴马时代会有新的不同；第

四在国际层面，以气候变化为代表，反映出美国对多边议题、对全球问题的关注与掌控的需要。

这四大议题特别有民主党人的特点。面对这样新的、相对特朗普时期而言更可预期的内外政策，全球都密切关注。毫不夸张的说，这段时间不光中国人，俄罗斯人、以色列人、欧盟的传统盟友，以及美国的对手伊朗、古巴、朝鲜概莫例外，美国大选恐怕比任何国家的政局变动对这些美国的敌人和对手造成的冲击都更强烈，对于所有全球的玩家行为体角色而言，全球政治戏剧舞台上会出现新一轮的博弈。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美式多边主义会复活，首先是对盟友体系做出修补。最近参加几个会议，感受到了欧盟、日本、韩国，甚至很多稍微小一点的国家，比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甚至新西兰等对美国新总统的高度期待。这肯定会导致很多新的国际关系与重大事态。

2、重新审视大国关系，特别是主要大国的战略对竞争关系的再审视。对中美关系怎么去定位，虽然与蓬佩奥之流那样不会一样，但必定会把中国作为长期的主要对手，把短期、中期、长期衔接起来进行再规划。还有一点不能忽视，即俄美关系，现在恐怕世界大国领袖中间，俄罗斯领导人是有理由焦虑的。

相对而言，大国关系在规划之时，俄美关系、中美关系、欧美关系这三组关系会在拜登的外交新格局中放在突出的位置。虽然他优先关注的是国内疫情、种族关系以及撕裂的政治生态，加上特朗普的折腾后遗症，拜登会在一段时期内应对国内事务。但一旦他站稳了，民主党将对外交重新规划，大国关系的重新规划会提上日程，上述三组关系会出现微妙改变。

3、美国人在国际规则制定，国际组织领导力会加强，这是民主党人很用心、很有盘算的东西，他们会并用软实力、硬实力，会用老谋深算的方式，以规则为基础，在国际话语、国际政治的引导方面显示美国在世界的主导。

4、对世界全球格局的影响，现在美国有可能对付麻烦的竞争对手，比如伊朗、朝鲜、叙利亚、古巴、也门、基地组织，实行再一次的定位和博弈，尤其在战略枢纽地带，比如中东地区、北非、土耳其、以色列周边等等（近几年加了乌克兰）。这也可能带来新一轮国际关系的博弈，美国不是单打独斗，会有伙伴比如北约、欧盟、西方盟友乃至其他国际组织加入。

三、中国怎么做

短期来看，我们现在有理由做出主动性的努力，释放某种善意，鼓励恢复接触、恢复对话，在一些工作层面，比如教育、学术、人员往来、旅游、关税相关的商务部门、疫情合作等，都可以做相应的努力。前段时间，不少机构处于等待甚至放弃的状态。在新的总统即将上任，这些工作部门的接触很重要；就像毛细血管作用一样，不能仅靠大脑，心脏，机体各个部分都需要活跃起来，应当努力地使中美关系恢复稳定，争取扭转前段时间直线下坠的态势。

当然，中长期看，要有清晰的认识，美国现在对中国的看法改变了，两国关系很难回到过去。刚才说到，特朗普遗产之一是中国在美国心目中的形象这些年来是大大降低了，美国方面有大量指责，如所谓的不完成入世承诺，“工业制造 2025”以国家权力搞不正当竞争，信息不透明，疫情通报不及时，在周边地区执行压制性扩张政策，以及国内民族问题等。这些都可能成为未来斗争的领域。

最大的挑战、最严峻的问题可能涉及高科技领域。美国人认为，中国制造 2025 是中国未来制约美国的措施，通过实行重大的国家战略、国家补贴，来对美国实行战略性压制。美国人甚至依据某些材料给出时间表，据说中国到哪些不同年份在哪些高科技领域、电子领域逐步压倒美国。虽然那些较为不敏感的领域，教育、学术、旅游、关税、疫情等有望改善，但中美关系有些是很难改变的，会面临很大的摩擦压力。欧美对中国在规则基础上的要求，比如认为中国不是市场经济，信息不透明，实行了大规模的国家补贴，在某些领域有军事上的背景，在未来太空、极地、海洋、5G，等等，对中国都抱有偏见及深刻的疑虑，这些方面对我们来说也很难让步，涉及到我们下一步自身的改革、开放，哪些领域可以开，哪些领域不能开，哪些可以对话，哪些不仅不能妥协反而更加强硬坚定。对此需要好好反思与审视。

重申一下：目前与前十年的状况相比，我认为区别在于经贸领域，拜登新政府更多的是讲规则，比如 WTO 的规则，中美贸易关系中原来的规则，在贸易、技术，所谓透明化，以及分享数据方面，美国有一套说法，而我们这边需要认真做好准备，学会并善于利用国际来和美国对打、对谈。在高科技领域，尤其敏感技术领域，美国一定会对中国进行更多地约束和打压。我们和美国是两种不同的体制，我们是新兴国家体制，共产党领导的央企、国企扮演很重要的作用。美国虽然也有国防部的各种大订单，有波音的，但总的来看没有国有的概念，因此他们对这个是非常排斥和打压的。未来在高科技领域

美国的封锁打压可能会形成两国经贸谈判的新的焦点，在一般比较低端的领域，比如制造业、家具，以及疫情相关的领域，有可能恢复接触、恢复正常的贸易。对此要有思想准备和复杂的综合应对。

目前周边的热点和前一段时间有不同的性质，前段时间不管在台海还是南海，美国纯粹是挑衅，玩黑的，不守信用，不讲以往的规则。但未来一段，预期拜登会建立在所谓的规则、盟友协调以及国际协议基础之上，对中国施加各种压力及要求，比如海洋的自由问题，包括在南海国际仲裁问题，以及周边很多热点问题的处置。民主党擅长打组合拳，把这些与诸如人权问题、香港新疆西藏问题、经贸规则、政治议题等结合起来。

基于此，我们要做好审视，对自身国际战略适当做减法，要适当进行战略收缩，不能着急扩展，要多交朋友，把竞争者和对手尽可能减少。这一点至关重要。这几年形势有些严峻，大力出击、多方出手，也多少带来国内某些紧张氛围及心态，例如，随着中美关系的紧张，不少企业家、公众觉得要打仗了，要摊牌了，有点对建设发展的长期目标信心不足。这对我们落实“十四五”规划，对于从容开展重大的国家建设和各种改革是有影响的。

此外我认为，外交还是要服从国内，不要脱轨，不要冒进。我认为，目前外交需要审视，外交是很复杂的艺术，外交不是军事，在新的时代，我们在复杂的大国竞争面前，要充分地把外交的事做好，要寻找看似不可能局面下的机会，哪怕极不容易的机会。

中国领导人在国际上的三种承诺十分重要：1、不打冷战。中国不打新冷战，不管遇到什么麻烦，我们要在国际上承诺，中国决不 and 任何国家，特别是美国打冷战、热战。2、承诺多边主义，有人说中国式多边主义和别的多边主义不一样，但我认为这个旗帜切不可放弃，讲多边主义的时候不要把中国作为例外，中国的独特、和别人不同的少强调。多边主义，就是多讲讲大家共有的问题。3、中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者。这个很重要的尺度要落实，不要把它搞虚了，很多部门在做具体事情的时候抛诸脑后了。应该大力减少对外宣传中的意识形态色彩，少一点高调门的抨击，要让企业家安心做企业，让老百姓安心地过日子，做教育、做学术、做改革的不同人，都把注意力放在应该做的自身建设与改革事业上。

总的来说，拜登当选对于中国来说是个机会，也是让外交大力发挥的机会。下一阶段我们要充分地发挥一个有智慧的国家，一个有文化的民族，采取改革开放以来建立的

自信国家的态度，去面对美国新领导以及他在全球可能出现的变化。

胡伟星：拜登政府将重新审视特朗普对华鹰派政策、以实力地位与中国竞争

胡伟星 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以下观点整理自胡伟星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7期）上的发言

首先，感谢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CMF，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的邀请，很荣幸与国内的顶级专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对中美关系的一些看法。刚才时殷弘教授、王逸舟教授讲得非常好，我都非常赞成，我想讲的他们可能都已经先讲出来了，我就从和他们有所不同的角度讲一些自己的观察。如果拜登上台，他的对华政策会发生哪些变化？有哪些地方和特朗普政府有所区别？

第一，特朗普政府还有两个多月离任，时教授刚才讲这两个多月会有很多情况，可能是危机的情况，或者是特朗普进一步的狂野动作，会给我们造成很多困难。拜登现在已经开始准备上台了，他的政策会慢慢地浮出水面。影响今后中美关系的不光是拜登政府外交理念、外交方针，也要看人事问题，看他的外交团队。这次其实很有趣，观察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他的外交团队、国安团队其实没有太多懂中国问题的专家，也就是没有太多的“中国通”，有一两个还是比较低水平的，而且对中国是有极端看法的，还被某些在美国的华裔学者带着走。所以，美国国务院出台的政策在我们看来都是比较疯狂的动作，这个动作和美国传统的外交基调不太符合，不是主流的外交政策，所以拜登的团队问题我们应当重视。

当然，拜登现在的团队还没有完全浮出水面，值得我们今后注意。一个外交政策还是需要人，需要官员去执行的，所以怎么去沟通，怎么去执行，怎么去办这些外交，这些人是很重要的。

第二，我认为拜登上台，中美战略竞争大的格局不会改变，刚才王逸舟教授讲到特朗普的“遗产”时提到，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美国社会精英的实际对华政策，通过他们的中国政策辩论，这几年已经形成了高度共识。美国现在国内政治问题是高度分裂的，这个社会已经严重分裂，有很大的争议，但在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上是高度一致的，即把中国看成是一个今后对美国威胁最大的竞争对手。当然，程度上可能有所不同，是用 *opponent* 还是用 *competitor* 还是用 *adversary* 这种词汇是有所不同的，但把中国看成是最大的威胁，这是高度一致的。当然，还没有走到 *Enemy* 这一步，

走到 Enemy 这一步就等于是要打仗了。

从这方面来说，拜登的对华政策的基本战略假设是中国是最大的竞争对手。中美这个大的竞争格局不变，但拜登上台以后，对华政策的一些风格、手法，哪些是重点竞争领域，我认为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从这些方面来看，也会对两国关系带来一定的影响，某种程度上可能会缓和两国的关系。因为美国一个新政府上台，头一年或大半年，它需要反思检讨过去的政策。所以，要优先处理国内问题，外交可能不会一下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但在这半年、一年以后，外交政策基本就会有一个比较定型的看法，那时候中美关系会不会有“重启” reset 的可能，暂时还是未知的。如果好的话，两国沟通比较顺畅，会有一个重启的局面。当然，我们希望可以重启，能不能有还不能够奢望。总之，大的格局不变，但手法、重点、所涉及的竞争领域，以及冲突和竞争的强度、烈度等等方面都会发生一些变化。

第三，中美两国关系近些年来有个趋势，就是意识形态因素影响有所增加。我估计在拜登政府里，意识形态因素仍然是影响中美关系非常重要的因素。在特朗普时期，意识形态因素突然成为影响两国关系很大的因素，就是美国的精英们觉得中美关系这些年发生了变化，不是我们变了，是你们变了，你们已经不走邓小平的路线了，你们如果回到邓小平，回到改革开放，我们就不会对你们有这样的看法，会重归于好，重新进行正常的关系。这里面意识形态的因素，是他们把中国国内政治的发展做了一个定性的判断，这会影影响他们长期对中国走向的看法。所以，中美关系的竞争因素也是被意识形态因素所推着走的。

共和党和民主党意识形态方面是有区别的，共和党特朗普时期的意识形态因素是传统的美国社会政治基础的大杂烩，共和党的基础就是保守的基督教，包括基督教的福音派等等，某种程度上的宗族主义、民族主义，以及这些人极其反共的意识。民主党意识形态底色和共和党有所不同，民主党的意识形态是代表很多知识分子自由主义的想法，比如自由、民主、人权就是他们的信仰，他们把这些东西推广到国际事务当中。所以，他所要求的东西和共和党是有所不同的，但在某些涉及意识形态问题上，比如人权问题，民主、选举以及香港问题、新疆问题等等这些涉及意识形态问题上，我想美国拜登政府会继续保持对中国的高压，甚至还会加压，这些问题都会成为两国之间比较棘手的问题。

第四，中美竞争大的格局不变，但中美竞争的核心是什么？特朗普在任的时候，采

取了一些非常狂野的手法对中国施压，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是由鹰派主导的，政府内有两股鹰派：一股是经济上的鹰派，就是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纳瓦罗，某种程度上商务部的这些人也是经济鹰派，主张对华经贸问题上采取超强的鹰派做法，打压中国；另外一股鹰派是战略鹰派，就是国务院、国防部这些人采取的鹰派政策，这些人是在地缘政治、意识形态方面对中国进行施压。这两股鹰派，一开始特朗普是倾向于经济鹰派的。所以，他的重点是贸易谈判，对中国施压，不断地加税。事实上证明，在短期利益上他们可能确实得到了一些，但由于疫情的关系，也由于中国是一个大的经济体，不会轻易被一拳打倒，所以他走到这一步已经有点山穷水尽了。这两年战略鹰派开始抬头，在地缘政治领域和涉及中国周边问题上态度全面地强硬。所以，这是两股鹰派交替对中国施压。

展望一下拜登。

第一，我觉得拜登会对特朗普的鹰派政策进行一些重新审视，从经济上来看，我看到、听到的民主党对特朗普经济鹰派是有不同看法的，因为特朗普经贸上的超强施压实际伤害了中国，但也伤害了他们自己，也就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对他们自身利益来说，代价也是非常大的。所以，他们要重新审视这个做法。他们觉得一味地用关税的方法来压中国有些过于简单粗暴了。

第二，其实中美经济关系不是一个关税就能够解决的，也不是通过调整关税就能把两国的经济结构问题给解决掉的。如果拜登是民主党建制派的主流，他们的主要看法，中美的战略竞争核心还是两国的科技实力，说到底是一国的国家创新能力，美国能不能继续保持他在科技、创新能力上始终领先。所以，拜登政府会在高科技等方面继续对中国施压、封锁，但要不要把华为整死，还有一些具体问题上，可能不见得和特朗普是一样的，因为他们会考虑到本国的经济利益，你不能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国内有几千家企业开始向政府投诉，我们损失也很大，怎么办？是不是要开放？所以，拜登政府会重新考虑和审视特朗普经济施压的政策。

第三，美国精英有些共识，和中国竞争一定要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美国现在在各方面已经开始落后了，所以，也造成了很多内部的 Debate，他首先要在内部取得共识，特别是提高自身的经济能力，自身实力有共识，才能达到拜登所说的，以实力地位与中国竞争。

第四，美国民主党建制派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回到奥巴马、克林顿这些老路子，实际他要当世界领袖。特朗普的MAGA, 即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但实际美国在世界上越来越衰落，大家看得很清楚，战后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被特朗普一点点摧毁了，所以，民主党建制派要在国际上重建美国的形象，恢复美国世界领导的地位，特别是对规则制定的权力。所以，他们会比较重视软实力，而不是简单的短期经济利益。会有一个比较长远的规划，恢复美国世界领袖的地位。还有不光是软实力，而且他们也会强调美国怎么能够运用更多的巧实力同中国竞争。

巧实力是希拉里、克林顿在做国务卿时提出来的，这些东西都会被捡回来，来和中国竞争。可以预见，他们会用很多的资源去重建盟国的体系，在中国的周边拉拢更多的国家，来牵制中国，甚至在中俄之间制造矛盾和分裂，来分化两国都是有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挑战就不是特朗普时期那种比较粗暴手段对中国施压带来的压力。从这几个方面来看，我预计拜登在对华政策上和特朗普会有比较大的分别。

展望今后，特朗普现在的政策实际是把中美关系带向一个全面冷战，加上走向全面脱钩，就是全面冷战+全面脱钩，这是中美可能的前景和展望。拜登要的可能不是一个全面的新冷战，而是在某些领域会保持高压，同中国进行竞争，他是在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上、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地和中国竞争。在脱钩问题上，他是有选择地脱钩，不是全面脱钩，他会在某些问题上试图和中国合作。所以，他的政策是有选择地脱钩加上有选择地在某些领域和中国竞争。所以，拜登的对华政策和特朗普的“新冷战+全面脱钩”是有所区别的。

这么说我还是有所期待的。我对今后的中美关系保持乐观。我想中美关系在两国共同努力下，如果我们应对得当，中美关系还是会得到一定的缓和甚至有很大改善的。

关于拜登的政策主张与特朗普的区别，我也同意王逸舟教授说的，美国拜登政府是民主党的建制派，是比较注重国际规则和美国世界领导地位，他们会对特朗普的政策重新解释。特朗普的政策，经济鹰派加上战略鹰派两条腿走路来遏制中国。在经济上，特朗普的经济鹰派政策逻辑就是一种重商主义。我们学国际贸易的比较熟悉的重商主义的政策，他在乎具体的多少个工作，贸易的顺差，消灭赤字，把工作都带回国等等，这是他的重点。这个政策的背后反映了他的支持者都是蓝领，“铁锈带”的产业工人，受教育程度相对低的白人。这次大选也看出来，这个板块在投票时也有松动，因为这次“蓝

墙”被民主党给恢复了，所以，民主党不见得要按照特朗普的路子来和中国进行贸易谈判，就是不会按照特朗普用关税作为手段来施压中国。民主党的路子可能比较在乎长远的利益，特别是和中国竞争的实质是高科技和创新的能力竞争，它会代表东西海岸科技公司的利益，甚至会代表华尔街的利益，资本的利益，科技+资本的结合，会对民主政策起很大的影响。所以，他会在高科技领域继续同中国竞争、纠缠，继续打压中国的高科技企业，限制出口，采取更多的手段来应对中国所谓“强制技术转移”，要求中国的市场开放，他们特别在意资本市场的开放，服务贸易的开放。在人员交流上，留学生问题上可能会有些松动，因为要考虑到本国的利益。

拜登政府会有一些改变，施压的手段和重点领域有些不同，但是预计中美贸易关系也不会回到 21 世纪前十年的情况了。

首先，特朗普给中美贸易带来了极大的损坏，从数字可以看出来，美国也伤到了自己，民主党上台肯定会有所纠偏、纠错，因为美国有几千家公司向华盛顿投诉，需要改变关税措施，需要政府做出特例宽减和放松对中国的管制，使得他们能够继续和中国做贸易，所以美国在国内政治上会有所调整。

第二，民主党的特点，他会通过国际力量，重新恢复美国的领导地位。FTA 问题他会回到 TPP，当然 TPP 已经改变了。他会用国际上 TPP 这种手段同西方国家结盟，联合亚太地区国家对中国进行施压、围剿，在国际规则上、贸易安排上、制度上对中国进行更多的封杀。所以，我的初步看法是不可能回到 21 世纪头十年比较宽松的环境，那时候中国有比较多的空间来发展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安排，来扩展自己的实力。现在美国两党在如何对付中国“一带一路”问题上有高度的一致，他们觉得中国的“一带一路”就是一个经济帝国主义，去扩展自己的实力。所以，这个问题他们会尽全力地去打压。

朱锋： 特朗普未当选是挽救中美关系的最后希望，需提防其在权力过渡期对华制造“黑天鹅”和“灰犀牛”

朱锋 南京大学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

以下观点整理自朱锋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7期）上的发言

我同意刚才时殷弘老师、王逸舟老师和胡伟星老师的精彩分析，在此做一点补充，现在看来，特朗普未当选美国总统恐怕是挽救中美关系最后一波希望。因为特朗普实在是太疯狂，太情绪化，没有任何原则，也没有任何长远利益的考虑，最重要的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中国赤裸裸地宣布新冷战。

昨天晚上蓬佩奥在罗纳德里根研究所又发表了新的对华政策的声明或陈述，不仅再度非常狂妄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合法执政地位，而且又用了一系列所谓新的非常恶毒的语言攻击中国现在的执政力量，把中国和当年的苏联相提并论，而且发表这篇猖狂的对话和攻击言论之后，蓬佩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特意强调，特朗普政府的中国政策还远远没有终结，所以，还是要继续利用现在到明年1月20日权力过渡之际，在对华政治上继续制造“黑天鹅”甚至不惜还要进一步地炮制所谓的“灰犀牛事件”。

所以，在明年1月20日美国政府正式交接之前，我个人认为，中美关系还依然处在复杂、动荡和不确定的时期，恐怕我们还是要做好准备。最近狂妄的特朗普政府做的几个举动，包括把这么多年从小布什政府开始就被定义为恐怖分子的东突组织，从恐怖分子的名单中去除，又在香港问题上制裁中国官员。蓬佩奥在北京时间今天（11.11）早晨在里根研究所发表的这番新的狂妄言论，明确表明特朗普政府依然想要在他被赶出白宫以前，把他对华打压的政策进一步向前推进。从这个方面来看，一方面美国国内继续分裂，另一方面共和党反华鹰派确实想留下他们对华政策强硬的遗产，而这个遗产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未来中美关系进程，或者这种遗产会继续成为共和党右翼政客未来政治表现和政治生涯新的资本以及这样的结合，甚至蓬佩奥野心勃勃想参选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所以，现在打压中国也成为他在美国政坛造势，博取民众支持，进一步汲取政治资本的重要工具。

第一，我们会展望拜登政府上台以后到底会对中美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但我更

关注的是，在特朗普执政不到四年的时间，对中美关系已经构成的巨大伤害和对美国传统的中国政策的颠覆性改变，究竟会在美国未来政策界、战略界延续的空间，这恐怕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第二，中美关系在经历了特朗普政府将近四年的折腾，确实在今年发生疫情之后，已经出现了进一步的恶化态势，这个态势有两个根本的原因，最重要的还是特朗普作为反全球主义分子，作为民粹主义分子一定要制造美国在中国崛起面前，在全球化面前的Victim hood，就是美国有一种所谓的“受害者情结”。所以，美国特朗普从竞选到执政喋喋不休讲了一个问题，即“中国偷了美国的技术，抢了美国的饭碗，钻了美国的空子，占了美国的便宜。”现在这样一种颠覆性的旨在向美国民众推销所谓新的中国政治话语，我个人认为，确实对美国社会关于中国形象的认知产生了实质性的作用。

今天美国对华强硬不是简单的特朗普政府的选择，而是美国整个政界左中右一致的观点。所以，我们不要忘了，虽然拜登作为民主党候选人这次赢了，但民主党众议院的党首即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这位老太太本身就是非常狂妄的反华分子，而且拜登团队内部的副总统哈里斯，如果要看她原来的涉华言论和原来在国会的投票记录，对这个副总统我们要格外警惕和防范，因为她在涉华言论上有很强的攻击性。

这几点放在一起：

- 1、特朗普反华遗产，在今天社会上高度分裂的美国还会继续延续；
- 2、美国越是面临现在国内的疫情、经情以及社情的各种脆弱和混乱的局面，美国的战略精英、政治精英越有这样的冲动和觉得有这样的必要性，认为在对华政策上要强硬，要继续打压中国。
- 3、现在美国已经锁定中国作为最大的所谓战略挑战者，刚才胡伟星老师也谈到，用的词到底是 competitor、adversary 还是 enemy，不管是什么，至少现在已经完全锁定中国超越俄罗斯，成为 21 世纪美国全球霸权领袖地位作用的最重要的挑战者。从这样的角度来讲，这一系列的共识和遗产会堆积在一起。

我们怎么来看拜登政府的中国政策？

拜登曾经多次来过中国，和我们习近平国家主席有过多交流交往和会谈，拜登去年 9 月份宣布要竞选今年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时，接受媒体采访，他脱口而出，中国根本不是威胁、现在特朗普很多的中国政策是过度的，但他这番言论马上遭到美国媒体的

攻击，随后他的中国评论变得越来越强硬。我们都知道，拜登今年5月份在《Fully a face》发表的文章说，美国注定要重新领导世界，不仅强调美国对中国要态度强硬，而且强调了今天中国的威胁对美国，不仅仅是战略的、安全的，同时是经济的、科技创新的、制造业的等等。所以，我个人认为，拜登现在的中国政策，有积极的一面，他比较了解中国，有很愉快的中国经历，作为民主党的外交负责人，是美国国会的大佬，他当过国务院参事委员会的主席，以这样的身份访问过中国，对整个美国自由国际主义的向往和执着，我相信是毋庸置疑的，所以，拜登的外交政策一定会从特朗普情绪化的对华打压、贸易霸凌主义、单边主义，甚至某种程度的新孤立主义完全抽身而起。因此，外交政策上，拜登会进一步推进所谓美国国际形象，国际领导力，实际背后的核心是美国国内政治和经济的需要和美国全球角色之间一定要保持平衡。

拜登的中国政策同样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脆弱的地方。

第一，特朗普遗产。拜登是否会在自己的外交议程中在所谓对华政策上“去特朗普化”，我认为这个可能性几乎没有，所以相当程度上拜登政府可能会对华显示出重启对话、交流接触的一面，但问题是在经贸、科技、去中国化问题上，他到底有多大的政策实施空间，我是非常担心的。

第二，现在拜登的中国政策同样也需要面临所谓美国政治社会左中右一致，希望对华强硬的主流态势。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继续保持对华打压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

第三，在科技战、贸易战会不会终结的问题上，我认为这个可能性恐怕也不大。所以，拜登的外交政策首先是要重启和同盟国之间的关系，所谓继续加大与盟友之间的协调；另一方面，恐怕其外交政策暂时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要进一步加强对所谓崛起的中国的应对。

未来的拜登外交政策有两个不可分离面，同盟友协调和对华强硬，作为拜登外交最重要的两个组成部分，拜登上台以后的中美关系，事实上我们不要抱有太大的幻想。我的看法是，对中美关系我们永远不用失去理想，刚才各位老师谈的我非常同意。

1、我们坚决不接受新冷战，因为新冷战不仅是地缘政治的对立，而且是地缘经济的脆裂，这不仅对中美两国人民，而且对世界各国人民的繁荣和平的意愿都是巨大的打击。

2、拜登上台对中美关系究竟是什么样的机会？我认为拜登至少两个方面会非常明

确。一是他对中国没有那么多的成见，且他有愉快的中国经历；二是他要在美国自由的国际主义之间重回国际自由主义的时候去平衡对华进程和对华合作这两个面。所以，我个人认为，我们还是要抓住拜登上台这个机会，要在中美关系上保持中国人的理想。

抓住这个机会，我们到底要做什么？

1、现在到明年1月20日之前的美国权力交接，形成新的美国这一段时期，蓬佩奥这样的反华鹰派可能还是会继续释放黑天鹅甚至制造“灰犀牛”事件，我们一定要保持足够的冷静和沉着。10月20日，副国务卿也要到台湾访问，所谓商谈美台经贸合作的关系，对这样的行动我们要坚决予以驳斥，保持高度的关注。但我们必须意识到，这是特朗普政府基于自己的政治利益需要继续的做秀而已。我相信拜登政府至少在坚持“一个中国”政策问题上比特朗普政府要冷静，要务实。所以，台海问题最重要的是，中美要有共同的责任和决心来共同管控。

2、中美关系核心的竞争冲突点是科技战和贸易战，所以，美国要加强对中国科创、新科技、高精尖制造业从中低级到高级阶段的进展进行打击，我认为这是美国打疼中国最重要的地方。现在中国处在科技创新和制造业的中低端，我们成功的崛起必须要完成从中低端到中高端的跨越，否则我们会拉美化，而且拉美化会持续很长时间，并不能排除我们会朝鲜化，这需要我们具有的高度社会和政治共识，那就是今天中美竞争，我们最需要完成的突破点，还是要保持中国的高科技创新，制造业的高精尖发展，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国要保持不可取代的地位，这样一系列结构性的经济、科技以及资本要素的培植，我们能够不断拥有中国上升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操作的空间。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围绕着中国是否是市场经济体，我们是否也有意愿参加CPTPP，我们都知道，最近拜登也放风说，当年奥巴马提出的TPP概念，特朗普退出，美国有可能重新加入。所以，对这样一系列新的形势和其盟友正在那里策动的区域化，包括新的市场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我们一定要保持有足够的热情，追上这个步伐，因为今天的中国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所以，自贸区不是仅仅在中国设，最主要的是我们和世界主要的经济体成功地发展出自贸区。我们能不能有效地影响和塑造拜登政府期间中美关系发展新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在于我们是否有决心，对于我们整个经济和市场变革进程，能够更多地、更实质性地让中国融入世界发展进程，融入世界发展进程的本质是一种选择和行动，它不是一个口号和决心。

在中美关系上是否能够回到 21 世纪前十年的状况问题上，我非常同意刚才各位老师的意见，中美关系已经回不到过去了，尤其从 1999 年中美签订入世协定一直到奥巴马政府下台，未来的历史会记载，这是中美关系，特别是商业、社会、文化、科技交流黄金的 17 年，但现在特朗普上台以后，它的完全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基本价值，已经使得美国在今天自己的市场，以及他的科研机构、投资领域、尤其高科技合作方面建立起了一堵堵的高墙。如果简单地看 2018 年到今年，美国所通过的有关国家安全名义下的投资限制，高科技的产品限制，出口管制等等，相关的法律已经有 11 项之多。

所以，包括人才、资本想要自由流动，现在面临的是高墙。特朗普执政不到四年，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已经下降了 98%，而美国对中国的投资，从去年到今年已经下降了 37%。因为很多的高科技项目都已经被取消了。美国的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甚至对中国已经有了一系列所谓的新的方案、规则。在这种情况下，我刚才特别强调特朗普的对华政策遗产，这个遗产不仅仅是在涉台、涉南海，在贸易战、科技战，美国本身以国家安全名义，将经济关系变为美国所定义的赤裸裸的国家安全关系上，已经和特朗普上台以前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因此，未来我们已经回不到奥巴马时代的中美关系。

但未来我们还是要有信心，拜登时代的中美关系肯定比特朗普时代的中美关系更好。所以，今后在科技、贸易，很多技术和社会人文交流领域，如何能够重新形成一种新的活跃的气氛，这恰恰是未来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要点，因为美国现在就是要通过让自己的市场，自己的研究机构，自己的高科技项目和中国脱钩，来进一步打压中国，重新拉大和中国实力对比的差距。所以，我们的企业界、工商界一定要意识到，中美关系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的伤害，我们的国际营商环境确实是在退步和恶化。

陈定定：中美关系需跳出中美两个国家之间竞争和斗争的框架，对美新政府的“巧外交”要“巧应对”

陈定定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海国图智研究院院长

以下观点整理自陈定定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7期）上的发言

总的来说，中美之间的竞争会持续下去，但仍然存在可以运作的空间。

首先，就全球宏观政治经济态势发展和美国国内发展修复的状况而言，今年、明年甚至后年，是全球经济困难期、恢复期，这三年实际上是在进行结构性调整。根据IMF发布的报告，今年全球经济要衰退5%-6%，中国可能会有一些正的增长但其他主要经济体都是负的。明年可能也不会太乐观，尽管有疫苗问世的好消息传来，但疫苗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善当前的疫情发展状况，仍然需要再观察一下。至少明年上半年欧美第二波疫情还不会完全地消失，这会大大地影响他们经济活动的恢复。

拜登上台后仍会聚焦在国内经济复苏，控制疫情，国内组织问题的弥合、治愈，以及民主党一直比较关心的气候变化等问题。拜登团队近期列出的四大议题也围绕以上几个方面展开，没有涉及到外交，更没有涉及中国。至少在拜登上台后100天，在主要人事到位、政策出台之前，中国应该不是排在前三位的议题。当然，这不代表他们会放松对中国的打压，只是说注意力可能不在中国这边。

回想当年，2017年特朗普刚上台时，中美关系看起来还是不错的。从海湖庄园的会晤，到中国的访问，根本没想到会有2018年的贸易战，2019年的科技战。所以，新总统上任之后的第一年一般要修复前任留下的烂摊子，布局自己的团队，然后再推出自己的政策。这一点对中国可能稍微有利。

其次，虽然目前尚未公布拜登的政治团队，但是拜登的团队是从所谓的原政府出来的，是奥巴马政府或资深的政治家，没有政坛素人。

反观特朗普团队，包括皮特纳瓦罗和博明原本都不是政坛里的人，存在经验不足、知识储备不够等劣势，因而制定的政策也会有一些偏差。相比之下，拜登政府这方面可能会好很多，至少团队成员都和中国打过交道，有比较通畅的渠道。此外，不光拜登团队，接下来的几届政府也不会像特朗普政府这么鹰派。所以这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小

的利好。

最后，中国仍要继续关注具体的政策领域以及周边国家的反应。拜登政府的重点是重新铸造美国所谓的国际统一战线，利用美国的盟友体系和合作伙伴来牵制中国。特朗普这一点做得比较差，所以经常被批评。这牵涉到第三方，包括日本、韩国、菲律宾、越南，在东海、南海问题上的态度。所以未来中国应该更加关注周边问题、全球问题、气候问题，要应付更多来自于多边国家、机构的压力或呼应。在这些问题上，中国需要更多地考虑不同国家的利益出发点、不同国家的立场，和不同国家打交道需要不同的方式，而不是单纯的和美国斗争或较量。在拜登政府执政的四年间，中美关系需要跳出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之间的竞争和斗争的框架，多关注全球发展、地区发展和第三方国家或行为者角度，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虽然中国的正式结盟国家不多，但是和中国达成合作伙伴关系的还是比较多的。未来的斗争场所会集中在国际机构、地区机构、法律、外交、文化、“一带一路”这些层面上。美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会回到“巧外交”路线上，中国也要有“巧应对”，而不能单纯地强硬地回击口号性的东西，这对中国来说也是个挑战。

总的来说，拜登政府上台是个好消息，至少中国不用担心短时间内中美关系急剧下滑到悬崖的局面。虽然短期刹车，但中美关系能恢复到何种地步尚未可知。接下来的中美关系不会比现在好太多，但也不会差太多，会在一个区间里做出调整。

中国最近几个月已经释放出善意的信号，从各个层面应该做的，对拜登新政府，无论是政策提前的回应还是人选，至于怎么巧妙地做是个问题，但一定要做，不然又浪费了时间窗口。如果不做，对方很多反对的声音会更加剧烈：中国无论怎么样也不会改变他的态势，你为什么要对中国或对华外交进行改变呢？所以，跳舞还是得两个人一起跳，我们要把这个舞跳起来。

从中国角度来看，中美关系确实回不到 21 世纪前十年的状况，但是回不到过去也未必是坏消息，因为未来是要自己创造的。中国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要把科技创新做好，要加大基础教育投入，要改善国内市场营销环境，把内循环做好。把科技做好了，就不会回到过去的 OEM 模式。国内政治一定要做好，怎么样形成良治、善治、去垄断，才是激发国内活力和竞争力最主要的，而不在于中美关系走向如何。

总的来说，中美关系经过特朗普时代，坏也不可能坏到哪去，好也好不到哪去，关键还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



把脉中国经济 传递中国声音
Taking Economic Pulse, Forecasting Economic Future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 中国人民大学崇德楼西楼9层
Add: 9th Floor, West Wing of Chongde Build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59 Zhongguancun Street,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P.R.China

网站：<http://ier.ruc.edu.cn/>

微信公众号：

